

性 / 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专号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我记录是因为要看得见 看见我，看见他，看见妳

土着

回到P城之后，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

我在街上走着，很清楚自己下一刻的方向，街上熙来攘往，没有人特别去搭理行经自己身旁的人。突然，一个身穿红色外套的人，毫无预警的靠近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就紧紧抓住我的手，我挣脱不成，反被扭倒在地。此人凶神恶煞也不问缘由的朝我身体猛踢，我抱着头蜷缩着身体，一面承受拳打脚踢的痛，一面期待着路过的人拔刀相助，然而同时心里又非常清楚的知道，终究不会有人出手相助的。没道理啊！而此刻的我，也的确睁大着眼，看着好奇围观的群众，以及匆匆路过显得忙碌非常的行人。

Z校，似近似远的诡魅城堡。

初初来到Z城堡，就直觉理性将不会闲着，因为Z堡真的美。

然而我却心系P城市，只因Z堡没有心上人。

为免心系两地的痛楚，打从注册那一天起，我就谨小慎微地处理发自心中不绝如缕的赞叹声，我小心设防 Z 城堡的媚惑，围堵自己「再看一眼就会爱上」的脆弱。所幸做得不错，上半年每个礼拜中，我利用与情人共度四天的春光，以尽情吸纳 P 城的好，为的是建立足够气力，以应付其余三天 Z 堡所散发的美。于是到了下半年，当还有人对我身为堡中的一员而发出羡慕的惊叹时，我果然有着一一种懒得答腔的疏离反应，心里想着：大惊小怪！美的地方到处都有，真是偏执。这种心情将近维持了一年，直到最后一个月……

因为临近期末功课多，就不再每个礼拜进 P 城，这一停留就是一个多月。事实上从第一个礼拜起，由于专心用功之故，很自然地就疏于理性思维，无暇管束 Z 堡随意四射的优美骚动。从我起居和用功的住处开始，我忘情的享受起属于我住处十楼高的 Z 堡视野。

住处的西面窗除了斜对面的公寓旁有一棵三楼半高的长青树外就全是水泥楼房迎面矗立，最远视线不超过三十公尺，最近的是连吃哪一种泡面都可以知道的距离。要看见西面的温柔景致，也就只能等到晚上斜对面的三楼人家点上房里的昏黄圆吊灯，当黄色光搂着黑色叶，映出摇摇晃晃的树身影，才多少减去西面窗的单调乏味。不过这种需要起身接近窗边才有的赏心画面就大大降低了我的热切欲求，转而仰赖东面的方便。

在房里我多半坐在椅子上，只要打开房门，住处东面的开阔就可以尽收眼底。房门大开的效果不但除去了东面墙所造成的视野障碍，也因为这视野退得更远而改变了我住处原来的狭小空间，我不再觉得是独自坐在数坪大的房里阅读，斗大且宁静的月亮会低低垂挂陪我伴读。我满心欢喜的接受这属于顶楼的辽阔与清静，远离四下人声车声的扰攘不休，除了睡觉和洗澡外，我很少关上房门。无论是近处镶在无数楼房中的无数方格子门窗于日夜之间在两色中变换，或者是最远处只在晚上才现身的 P 城夜景，这些在房门外整天都未停止过变化的动态演出，事实上已成为我房间的一部份。我时常边阅读边抬头看向右方天色的转变，

这不但是作为我独自用功的慰劳奖品，也已是我用功时的习惯，一整个晚上寂寥的天空，时常只有月亮睁大了眼，巴眨巴眨的望呀望，瞧瞧我用功不用功？或者风大了点，吹得月亮灰白了眼，像是打起了瞌睡，混浊无神的模样，似乎也在暗示我快快就寝，不用念了，就休息一天吧！直到清晨大约五六点间，黎明接着迫不及待的粉末登场，难得幽雅的五颜六色变装迅速地吓走了一整夜的静默。偶尔，黎明的放肆会让我激动的掉下泪来，激动的想着我感愧疚的种种……这些全记录在我的电脑中。

我放任自己的目光，随心所欲的伸向更为远处的 Z 堡园景，细心地感受以前刻意忽视不去感觉，免得徒增留恋的 Z 堡景物。每天下午我如获松绑的心境大胆的呼吸，指向出现在我眼前的每一幕画面。静静立在草地上的秋千，轻快地掠过天空的不知名长尾鸟，我遥望高高低低的天际线，我的每一吋肌肤细细的咀嚼初夏里带着暖意的阳光，就在清风的吹拂下，透彻身心的舒畅。我第一次强烈的感受到我与 Z 堡冰冷关系的解冻，温心体会隐隐约约但已然出现的新的和谐与新的默契的喜悦。

正当我密密实实的整理四个礼拜以来自己与 Z 堡住处与 Z 堡花园之间的温暖清甜时，上个学期的课程也告结束。我一方面想着快点进城会情人，一方面则急急忙忙地赶着第一份学期报告，我决定再留一个礼拜，提早把这份作业完成交出，好回 P 城轻轻松松过日子。为了如期完成，我全副精神几乎都放在作业上，难得外出，房里堆满了食物，除了与情人每日一通电话外，开口说话也是与同学讨论作业上的问题，在作息上则如往常。每日午后醒来，用餐，喝咖啡，写作业，不写作业时，也还是想着如何写作业，躺在床上睡着之前会想，洗澡，坐在马桶上照样想，习惯性的望向房门外的天空，攫取片刻属于房门外的悠悠静静，这也如往常一般稳定了不少正赶着作业时的焦虑亢奋心情，就连我的拉肚子习惯，也如往常。

就在预定进 P 城前的第三天，这份报告已接近尾声，下午再与同学互约做最后一次讨论。结束后我未再逗留，只想着赶快回去完成它，就

与同学说了拜拜。在快步穿过教室旁的长廊时还遇见这份作业的老师，问我：妳怎么在这里？我笑着拿起手上的作业晃了晃说：讨论报告，来用功嘛！就返回住处，煮了一杯咖啡，启动了电脑，左思右想写着写着，正在兴头上，又想拉肚子，看了看时间又过了一个钟头，就进到浴室坐上马桶，浴室的门未完全关上，留下七八公分宽的缝。这是我的习惯，

一波一波愈来愈强的空白，压倒过来，我的晕眩一阵似一阵的更形凝聚浓烈而沉重，喉头紧缩，心头窒闷的像被重重击过，紧紧地蜷缩，伸张困难，呼吸困难。

举步维艰……就此遁逃？然而，逃到哪里？

当意识的照明灯打亮，潜入深邃的记忆幽谷，开始穿梭捡拾断简残篇时，故事一一围拢过来。从原来的长镜头，到现在的特写画面，镜头的捕捉有意识的愈显迟缓，似乎有意的拖延，不愿进入另外一人出现后的故事里。

浴室的门留下缝隙，一是为了看看房门口有否任何动静之用，二是不喜欢意识清醒的独自一人待在小小的密闭空间里，然而无论原来有意识的目的为何，无意识的习惯已经养成。这次在我进浴室前，也未前去关上房门，坐在马桶上舒舒服服的放出体内作怪的废物后，心里尚且想着作业中的问题时，一个黑色巨物突然猛烈的扑倒过来，就如同一个异物，突然飞近我们的眼睛时，眼睛瞬间的紧闭合上，无须意识指挥的自然反应一样，我的双脚双手也是自然的伸出抵挡。在第一次击退这庞然大物，尚且来不及用意识反应这突如其来的异物就是一个人时，第二次的攻击就紧接而来，这时迟来的意识知觉才缓慢跟上，我的脖子已被架着一把刀，看见他头罩着丝袜，心里还唠叨着这人脸罩丝袜，但面孔还是明显，真是白痴！这个人已气喘吁吁的告诉我：「我很缺钱，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把钱给我，我真的不会对你怎样，我真的很缺钱。」我的惊吓错愕在确定了这异物就是一个人后似乎稍稍获得一些镇定，然而我并未立即地认知或察觉这种要钱的方式是不对的，心里还想着：「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我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你真的缺钱，我可以给你啊，

不需要这样冒险。」所以就告诉他：「我可以给你钱啊！」「在哪里？」我竟还天真的想：你出去外面，等我擦好屁股，出去再拿给你，要还不还随便你。于是我就要去推下他拿着刀子的手，我说：「你出去外面等我，我穿好裤子，等一下拿给你。」可是他的手虽颤抖却顽固的不移动一下且严厉喝叱：「不行，不用穿裤子，你会乱跑，你会尖叫。」他这样一说像是同时提醒了两个人，我心里是想着：对啊，我刚刚为什么没有尖叫，现在叫，他已有戒备，会有危险；而他似乎也想到了他准备的布巾，就往我嘴巴里塞，接着我的嘴，我的眼，我的双手，一一被胶带粗鲁捆绑，独留下我的双脚，其用意昭然若揭。他已经说谎了，我心里在想：原来我还不报警，现在等你走了，我一定要报警。（我太过相信警察的同理心，以致于错失追踪此人的机会。）我完全配合，未加抵抗，待他暂离浴室，拉下窗帘、关上门，房内已走了一圈，四下环顾完全，此刻他原来紧张的心情我确定已经获得了纾解。随着他紧张的退去，这下我才开始真正紧张起来，我心里自然的默祷起「南无阿弥陀佛」，仅只一声后，想起自己是坐在马桶上念诵佛号似乎不敬，就没再往下念。「那么，能做什么呢？」才发觉自己应该专心面对，在这瞬间竟也飞来小小的兴奋：「这种危险的事怎么会被我遇到？」「社会新闻」，「这应该是萤光幕中的画面」，许多念头快速闪过，其中也夹杂着方才所发生的片断，以及「事后我要如何描述？」「事后？」「这个歹徒如有不悦就杀妳灭口」，「我的生命在几分钟后就会结束，事后？没有事后了！」此念头突突地嘎然而止，我不敢再往下想，停止所有胡思乱想，真的开始很专心的注意起这个人来，我细听他每一步动作的方位及用意。

在这一个钟头的性、金钱、暴力、还有无耻的渴望救赎的矫情戏码里，过程始末也犹如仪式进行般的上演。

人的一生，就像是由无数的戏码交织串连，戏码与戏码之间可能互有关涉，也可能毫不相干，然而在每一出戏里，努力勾勒出心目中满意的自己，确是每一个人的理想。小时候，戏的导演多半是父母，愈是长大了，自己导演的成分也逐渐加重，在公领域，与人

合导，在私领域，尽量选择自导，万不得已，也是无可奈何。

在已有些暑意的台湾乙堡，我与这位非计画中的不速之客，合演了一出近乎默剧的对手戏。正因为话说的少，每一举手投足间更是饱含了意义，他是导演兼演员，我则是被迫参与演出的临时演员，戏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钟头，却强烈的蔓延了无数个时日。

强烈指涉恐惧对意识知觉的威吓效果，威吓力的持续作用是伴随着对这乍生未预警的一个钟头记忆的牢固。假如记忆不会轻易消逝，那我该如何剥去恐惧？

恐惧是如何生成？又恐惧的来源在哪里？

在整出勉力为之的即兴表演中，愈是意识知觉来不及指认之处，在往后的日子里，就愈是积聚恐惧能量最大的地方。于意识措手不及下，突如其来的庞大黑色异物，似乎正是我最不能和不敢忆起的镜头。在我尽可能的描述完全这一景发生的前后时，我紧绷瑟缩的心理似乎也松懈了些？为什么？

异物，刹时的入侵，就发生在无声无息之中，一个完全宁静完全为我与作业相互吐纳彼此所属的空间。空气流动十分协调的韵律在煞时间受到立即的捣毁，宁静中的轰隆巨响，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恐惧，以及恐惧一个偶发意外所发挥的强制干预力量，于当时，尤其是在日后这个异物已不复存在的日子里，我开始怀疑生活中自己辛苦所建立的一切，终是脆弱，终是敌不过一个偶发的意外。计画永远跟不上变化，我再提不起劲生活。就努力消极吧！

然而我依旧感到害怕，我的恐惧从未因为我的消极度日而褪去。除了恐惧，我还懊悔，懊悔自己当时只在片刻中就相信并同情他的确有困难，于是就被套牢了。

可能出于他颤抖的声音，他抖得厉害的手，就同情起他何苦冒险抢劫呢？结果是我会错意了。干坏事，谁不紧张？除非不怕死。然而怕死的人多，不怕死的人少之又少，也就是说，他的紧张并非

出于他行抢的愧疚或不诚实，反而是怕事迹万一败露后随之而来的惩罚。

我会错意了。我谴责自己愚蠢加笨蛋，而承受这种被骗的痛苦，并不下于因为恐惧而来的苦痛。我狠狠的告诉自己，哀求自己别再相信任何人；然而笃定的抱着这个想法度日，我的日子还是照样痛苦。

除了恐惧、懊悔，我无以制约的想像游走也让我深恶痛绝。尤其异物入侵时的骇人画面，它的不确定性最高，就更助长了得以有其它可能的想像空间中：假如我没有陷入统计作业的沈思，而能如往常一般边坐在马桶上边凝视着反映在左侧西面玻璃窗上的门口动静？假如我无须如此镇定而立即尖叫？假如我没有可怜他缺钱，并立即察觉这种要钱的方式就是不对的而极力喝止？假如我没有在未全力阻挡之前就觉得没必要对打？假如我……？

这一点最让我觉得奇怪。我不知道在相信他真的缺钱尔后应该在什么时候抱着「就给你钱」的态度来晓以大义，因此也觉得一时间无须反击，当然，等到我嘴巴真的被堵起来的时候，我连晓以大义的机会都没有了。尽管我还想继续说话，这个王八蛋还跟我说：不用说，不用说，你只要点头或摇头就好了。

他可真体贴，一切设想周全，剧本的发展他早已规划完全，容不得我自作主张。然而我俩戏码的勾画，事实上就非完全出自他的手里，极大部分是根据社会中对待两性的刻板印象而来，所以呢？我要自问的是，尽管平时的我再表现出多少男性气质，然而真正面对武力威胁的时候，我骨子深处所受到女性意识教化的时日毕竟大过于后来对性别刻画的自醒／省。我不会选择主动反击，在未打架之前就先认输，这才是「我在没有全力阻挡之前就觉得没必要对打？」的真正理由，而并非是因为「相信并可怜他缺钱所以才没有出手反击」。

然而我的镇定、没有尖叫，似乎又多少是出自「我以为」传统

男性特质的一部份。之所以称做「我以为」，是因为「尖叫」一事确实是我还年轻时对性别气质的幼稚分配，暂不论社会中性别文化的确实分类为何，这的确是我早年经验的养成及认知，尽管后来的认知有异，然而再深刻的反省都还来不及确切内化以自然履行前，事情已经发生。总之我已经说不清真正没有抵抗的原因是什么。

况且镇定的理由也并非完全出自学习男性气质潜移默化后的表现，这个镇定再进一步深究似乎也可以归因于打小时候起，中心已有过的无数次性暴力模拟演练，甚至是非常细步的沙盘推演，以致于在真正面临暴力伤害以及可能接踵而来的性威胁时，镇定的生成仍然是先于恐惧的发生。

另外，对于性暴力中加害者愉悦与受害者恐惧之间的必然关系，我早先已有反省但是不以为然，而这反省不仅在于我对加害者以性的得逞而深觉满意感到痴傻外，也表现为我在打开房门及关上房门的行为预设上。前者所发挥的影响是，当一个完全陌生的男子闯入我个人私密的房里，在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性「伤害」时（以加害者乃至整个社会舆论的眼光言之），我并不特别对此感到恐惧或者慌乱，而自然地代之以镇定，结果反令这位加害者有些气馁；因此稍后我还必须假装受挫及痛楚以抚平（欺瞒）这位加害者无以遂行的胜利者姿态。（也就是在地上完事后，在我回到自己的马桶位置上的短短距离中，我假装脚软没有力气前行，为的是表现出自己心里受到的极大创伤）。

而对于「开门、关门」此一行为的意涵言之，长期以来，除了睡觉及洗澡外，房门一直是打开的，纵使是在深夜，边阅读边倾心陶醉门外天色的转变，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同学朋友对我警告，现在学生品行不可信任，以及社会治安败坏，最好将门关上比较安全，我仍然不以为意。尽管我可以「感同身受」的参加悼念彭婉如的晚会，参加因白晓燕案而发起的 518 遊行，乃至参加发生在各校园中声援「受害」者的种种相关活动，然而现在回想起来，之所

以参加这些活动的意义，似乎都不是出于我对这些恶人同样的感到恐惧。尽管我愤怒，我愤怒的是这些加害者无端带给当事者及相关朋友的困扰，因此参与这些活动的意义似乎更是出于对这些受害者恐惧的同情。

我没有深究我所同情的无端恐惧对当事者的深刻影响，甚至轻视了这种如同幽灵附身般的恐惧所带给当事者在生活中的困扰。虽然我可以感性的认知「当事者有困扰是在所难免」，然而我更以理智来相信，「事」已成过去，因此事而起的「困扰」也当过去。我轻忽了无由恐惧的力量，也太机械的面对剥去恐惧的繁复作业，因此尽管有再多的好心提醒，提醒我现在的人心险恶，我仍然对这些社会的恶抱着些冷感，我的门仍不加深锁，我也并不特别对加害人行为感到恐惧。这又是我的另一起误解。我以为既然「性的伤害」行为对我并不特别构成威胁，那么性暴力倘若发生，我也不会特别感到难受。然而事情发生之后的当天晚上，无由的害怕仍不停滋生。当夜我也才恍然大悟：尽管女性主义已教会我如何免去性可以对我造成的伤害，然而女性主义却无法教会我如何免去在暴力威胁中所产生的恐惧。

此刻，我像是一只水果遇上一把刀。如果任何的回击只会换来更多的皮绽肉开，我也就不禁再联想起当年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受到侦察、审讯的政治犯处境，似乎唯有等待才是度过当下不公正安排的最「友好」回应。

我衍生了无数个不同后果的版本，然而无论版本发展的好坏，每一次想像都犹如再次身临其境而让我胆颤心惊，结果就是我不只有一次异物入侵的猛烈轰击，而是有无数次的异物入侵。

如果意识的措手不及是造成我日后恐惧的最大来源，那么表演中的即兴发挥就居于第二。纵使戏的内容了无新意，也并不陌生，在许多的虚构故事中也早已被薰陶熟稔，然而临场演出时，多了导演的暴力目光，以及不得不为的屈从附和，就加深了原来储存记忆

时的刻画力道，这与看戏后心有戚戚焉的模拟仿演大为不同。

我仍是我自己故事中的当然演员，脑中纷飞无序的画面一一嵌入我后来的生活之中。即使在这场戏的的确确早已经结束了的往后生活里，于完全互不搭涉的戏码中，这一个钟头的任何一幕画面，都能够搭上契合的频道，冷不防地猛然一现，没有秩序，不受意识的管束，这是我最不能忍受之处。我的身体、我的记忆、我的意识，全然碎裂分离开来，不再是意识管理下的一个整体，这一个钟头的身体经验有了它自己的记忆系统，我的意识系统就只有一再疲于奔命的追赶在后，狼狽的意识化凌乱且老先行一步的无意识身体反应，这是无关乎原来戏里恐惧的另一种更大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于不确定性的无所不在，来自于对意志意识能力的信任崩溃。在生活之中与之对应的当下意识，二者原该互拥的同一画面与和谐步调不断的被莫名打搅，无以连贯。假如这孤立无援的一个钟头已成为过去，而当下的意识知觉为真，我仍然不是完全的生活于当下的生活之中。现在与过去交错横生，属于原来当下意识的知觉重心，时常悄悄地飘忽游离到这遥远的一个钟头里，在我每一次当下意识的返回，就是一次的惊觉，惊觉于这一个钟头的贴近，也庆幸于当下身体的远离。

出奇不意的身体反应／意识，于知觉意识边缘不自主的低意识画面，皆历历鲜明的跳跃复返。凭借「当下为真」的意识信念，逐一取攫拼贴飘忽不定的想像游走以将其固着，及耐心地意识化身体的低／无意识反应，以束缚不确定性的张狂，也为了降低知觉意识以外的脱序可能——这就成为我日后生活对抗脱序恐惧的最沉重工作。

从顽强管制身体的不自主紧张，到不再特予理会，身体不自主的四下张望，频频前往察看房子大门的锁、阳台、窗户，甚至不很信任锁的功用，一看再看反复检查。偶尔我真动了气，觉得烦，但还是不得已会提醒自己：身体也够紧张了，就轻松一点对待，别再

增添压力，否则两败俱伤。在不得不放任安抚的同时，我倒没有忘记知觉意识的整编，随着失序失衡的跳跃镜头逐渐稳定，对于现下得以联系起这场戏中的任何一景一物，我竟也不再特别生畏生惧。

为了再进一步阻绝故事自顾自地孳长以及无止境延伸的罗网，也为了力求于不同时刻放入故事中的任何一幕都能够释出相同的情绪元素，能够使每一幕意符与串连故事的意旨间都有准确而恒久的连结，于是我开始有了纪录这整个故事前前后后的欲望。而当我想到了分析的可行性，得以任我支解再重组这整出戏码时，我的心都不禁发颤。发颤的心是起于观看位置的反转：我既是这场表演的参与者，也是这场表演的唯一观众，我既是一个被施暴的客体，也是一个述说故事的主体。

于是——

原来洗澡时不敢正视镜中自己裸露的身体，似乎自己的目光在那天起已多少受到箝制，遂偶尔不在现场，代之以这位歹徒的锐利目光。我的目光形同歹徒的监视而自然闪躲立在眼前镜中的我，然而作为被迫参与这场默剧的演出者，似乎也被迫赋予观众的资格及能力。

在我的身体随着歹徒起舞时，我曾努力体会何春蕤所言：在这最没有出路时刻，将强暴视为最难得的性高潮。当然我深知她企图将被迫承受的无可奈何转化为积极的顺便的享受理由，然而表演中身体上确实的痛让我无法全心投入，以致于目光不由自主的飘飞升高。

我俯视着地板上活灵活现的表演，聆听着右侧送来的音乐，是为我自己所播放纯是乐器演奏的阿根廷民谣。在房内的每一件物早被歹徒破坏殆尽，就独留音乐维持现状未加破坏，而之所以不被关上，完全是为了遮饰房内的狂风暴雨，隔绝房内传至房外的任何异常声响。随着抽丝剥茧事件中歹徒的行为符码，黏贴属于自己诠释

的意义后，我蜷缩压抑的目光渐获舒展，也开始获得反窥歹徒行径的勇气。

可能厕所内方才拉出的大便味还在，我也还坐在马桶上，这位歹徒还真幽默的反问我：你后面擦了没？我未作声，等着他来服务。他老大不愿意的连抽了六张面纸，口气颇差的说：转过来。随后我的屁股就在他的无可奈何下被擦了干净。

被擦屁股的记忆，都发生在幼稚园之前，将屁股翘得老高，等着任何一位愿意帮我擦拭的人，之后年岁稍长，也就没人再愿意帮我。当我被迫学习如何擦拭时，其实我早已私自学会，只是喜欢有人可以依赖，如今我年已二八竟然还有这种机会，如获孩提时代未经满足的需要。

无论歹徒是出于爱心或嫌恶，总之他就是服务了，当然毋庸置疑的，从他企图用六张面纸以便最好将整只手都裹住，得以完全不沾粘任何大便的惧怕，就应知他是十分的嫌恶，而这个嫌恶更是出于他不愿意接近一个身后还附有大便的人。他阳具的「圣物」，怎能与一个他得以任意玩弄的瘪三（我）的再度瘪三（我的大便）同时并置？这无非是减低了他阳具的崇高，所以他宁可用他较不损及男性气概的手来擦去我的大便，也不愿意他的阳具可能沾惹一丁点我女性的再废物，因此他宁可选择甘冒手被大便沾污的危险，也不愿他的阳具置于大便附近。他的阳具只能亲临洁净的身体，否则这不是有损于他阳具的神圣性了？

至于金钱或性，孰重孰轻？我以为对于一个里面没有多少铜板的铝罐都可以被他看上，全不放过，以及我裸露的身体竟不能勾起他阳具的坚挺（可能我的身体真的不美吧），他必须先行自慰反复多次（我左眼睛下方的胶布未被封死，留有缝隙，而透过这个缝隙所能搜索到的局部视线已减轻了我很多焦虑，此刻我并不是完全倚赖平日并不善用的耳朵来做判断）——都在证明了「强暴不过是迫使他者保持缄默的仪式」。

他根本没有性的欲望，而之所以有心戕害我的身体，其目的在于确实的威吓我，以作为我永远保持沈默的手段。然而在行使手段之余，他又希望得以如常人做爱般，有触动感官神经后情不自禁的抚摸，然而他草率无心的抚摸，仅只两下，我的左胸部。而且他努力演出，为求符合影片中性爱操作的模式，以比手划脚摆放各种不同姿势的结果，还出现了他的阳具根本放不进我身体的窘境，直让我觉得完全如仪式操演般，毫无创意。然而也在这个时候，竟是我一整个钟头中所能感到最安全的时刻，因为此刻的他非常专心于演出中的自己，以求符合于他心中的性爱画面，除非他有恋尸癖，否则我就是安全的。因此在稍后，当他冒险欲求的金钱已到手，严厉警告仪式也做了，他还不走，余下的任何可能再有的举动，已非我之前所能估算，心中的恐惧——「杀我灭口」——愈来愈强。

他在我房内来回走动，偶尔拨动百叶窗上的塑胶片，就发出清脆的喀吱喀啦声响，每一次拨动都增加我一次紧张。我听到窗外传来同学们呼朋引伴的相互邀约，适逢学期结束，笑闹声此起彼落，就更凸显我房内的孤立无援与紧张，我的喉咙干渴欲裂，此时对嘴巴无法闭合再用水来滋润而有些分心，然而随即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分心发出小小的生气及警告：这么一点点身体上的折磨都无法承受，我如何专心因应待会儿突来的变化？

许久许久，这个人终于说了话：人太多，我现在出去很危险。「贱人，你出去危险，留在这里，我就不危险？」我心里偶尔咒骂起他，也就更笃定的想，他一离开，我该如何挣脱，如何采取将你绳之以法的最有效步骤。但在同时，他似乎又没有离去的意思。之前他对金钱的饥渴及对性的胁迫命令，尽管与暴力结合，但却是企图明确，心中理出个谱倒是不难，然而现下的毫无动静却完全是在想像范围之外了。在每一刻，我饱受着对未知情节的恐慌，感觉到他的靠近又远去，我开始做着最坏的打算，临死前能做什么？如何让别人发现我？

他终于又说话了，就在我的耳边以极为轻柔的声音问我：你怕不怕我？

我思索出一个最中庸的答案后说：一点点。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满意的答案是什么。随后从他的提示，发出厚重且带疑问的声音「嗯…？」，我才知道确切答案而立即补上：很害怕。

我的嘴里虽塞着布巾，似乎也不阻碍他分辨我极努力欲说清楚的话语。之后他数次发出重重的叹息声，很明显的是要我听到，在当时我还真摸不着头绪，不明白此举的用意，后来才弄明白，这位贪婪的歹徒乃有意显示出他的无奈、惋惜、不知情，以作为弥补他所犯下罪恶的自我最后救赎。之前他曾问我：你有没有男朋友？我仍以中庸的答案回之：不算有，因为我还是猜不出他所问的用意为何？后来他干脆问我：你是不是处女？在我回答：是之后，他也并未采信呀！我的回答无论为是或不是，根本就无关乎他问这问题的目的，我的回答纯是为了配合完成他离去后自我救赎的贪婪心理。然而这个自我救赎的逻辑真是简单且容易到一厢情愿到自欺欺人，他无赖的回我：我怎么知道你的是不是真的？既然这位先生心里早有自圆其说的答案，干嘛还多此一举问我，问我只是「礼貌」的仪式性提问。「先礼后兵」只是为了彰显你有意粗蛮的情非得已，等到完事后，他才又改口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处女。可笑至极啊！自导自演，自言自语，我预备回应的话语完全多余。他明明做着坏事，还想要摆脱做坏事后的「自我良心」谴责，明知手拿利刃，还假装不知情故作游戏状，往别人身上画了几刀，真流出血来了，还请求对方的原谅：哦，我不知道这真的是一把刀呢！

最后他再次靠近我的耳边，脖子上有刀子的冰凉，他仍以相当轻柔的声音说出极为不友善的话语，这样就更凸显了他轻柔话语本身的极端威力：「你不要搬家，不要报警，我还会回来找你，我要把你的电脑带走，（我第一次摇头示意不要），你电脑中的作业，我会 copy 一份寄给你。（为了电脑，我连续摇了摇头，说了：不可以，不可以，我唯一一次拒绝且带恳求的声音。但是他简短有力的回答：不行，根本就不理会我的请求。既然如此，他无必要告知我啊！这除了与上述救赎行为如出一辙外，更符应于男（父）性的霸权心里，以为告知就等同于商量，就

足以称的上是尊重、仁厚的恩赐行径。) 待会儿, 我会把你手上的胶带割开一点, 好让你可以打开, 不准搬家, 我会回来找你。在我离开五分钟后, 你才可以站起来, 打开胶带。」

我一面专心的听着他说话的语音, 一面计画着待会儿如何将他绳之以法的步骤。结果我太过信任执法警察的办案诚意及办案的神通广大。尽管平日对于警察的抱怨及不信任也未停过, 然而在当时我竟自然地转而仰赖且信任起警察的同理心, 「相信」他们会立即的采取行动, 将整个街道团团封锁, 让这位歹徒受困于四面的围捕而无法顿逃。这是我当时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 所以我立即的报警了。报警后, 我把门打开通知隔壁寝室的人, 询问此人下落不着, 原欲自行下楼跟踪这位歹徒, 因为警察迟迟一刻不来, 就可能错失一分擒拿到他的机会, 所以很想下楼, 但是又怕警察过来的时候, 找不到我的人。在当时我还真深信不疑: 警察有我想不到的抓人办法。虽然我仍然着急的到窗边往下观望这人的身影两次, 但却已遍寻不着, 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警察很有办法的。

结果警察有我「想不到」的抓人办法, 就是: 在我已打了两通电话通知银行止付, 还与隔壁寝室的人于闲聊中获知这位歹徒已不只来过一次, 我又再打电话通知我的两位同学, 再想到打电话到学校找两位老师, 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 警察还迟迟不来, 结果竟来了一通电话问我所在地点。我已经给过地址, 管区警察会不知道? 在警察终于出现后, 我耐着性子一一回答完全无关乎抓人的问题, 我心里仍在说服自己: 这是「必要」作业。我急着回答警察所问, 以尽早结束这「必要」的手续, 而两位警察则怠慢的乱发问题, 譬如问我: 你有没有动过房理的东西? 「没有。」那这个水杯是歹徒用过的吗? 「是我用的, 因为我口很渴。」「除了电话、桌上的钱包、和这个水杯之外, 我没有动过其它东西。」然而「吊儿郎当」不甚积极的警察眼神告诉我: 你不应该喝水, 你应该惊慌失措的不知道要口渴。喔, 当时我还真有一点心虚, 会不会因为我表现的

够紧张不够楚楚可怜，才让警察误会事情不是很严重，才让警察有了怠慢之心？现在想想，当时我报案之时，倘若我说的是：我的住处发现了尸体，是不是警察会较勤快些？

真不知是起于怠慢或没有经验，两位警察还在警车里搞不清楚接着应如何处理并再次相互讨论时，我完全感受不到警察欲前去抓人的紧张或振奋。二位商议罢，又前去警局，没让我们进去，我与两位同学三人就坐在警车里等。我看着警局依然静悄悄的，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有特别的动静，完全不是如我所想，会有许多警车启动警笛飞啸出击。至此我心里原来嘀咕着的问题：「警察为什么不赶快派人去抓歹徒呢」已渐趋疲软，又随着警察不知道应送我去哪家医院再做讨论时，我油然生起一种误入贼车且为时已晚的感觉。

这份闭塞无转寰余地的不舒服感，导因于期许的两层落差，一是对自己的，二是对警察的。这个为时已晚的失落是大大超过先前欲「晓以大义」不成的为时已晚，所以到了晚上在警局作笔录时，当警察「嘉许」我表现得很好时，我也只能苦笑的回答：假如我表现的好，就应该跟踪歹徒的行踪。当然警察不会懂得我的责备之意，当时我深感无奈，最最激情的愤怒表现就只会是如此而已，我责备不出口甚至愤怒不起来。就在我面前的人都不算是坏人啊！只不过他们无法对我的凄凉感同身受罢了。我寻求落差后的缝合，以排解存在于警局内普遍性的冷淡及散漫，虽然我也很想告知：你们根本就只是耽误了时间，做笔录固然重要，但抓人的行动呢？我的镇定不是为了等你们来嘉许，而是为了减少你们记下歹徒特征的时间，好可以尽快去抓人。我的镇定是勉强为之，等着正事结束就要好好哭泣了。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专心的回忆，也努力对他们嘉许的话语不以为意，直到作完笔录、按好指纹，唯一一位我感到亲切的警察先生再度对我说：妳真的表现得很好，没有人像妳这样，这也不是你的错。「我的错？」「我表现的不正常？」我直直盯着他看，

而想起我的父母、我的至亲好友，终于眼泪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滚滚落下。

从当时周遭的气氛来说，很明确的我收到一种「我必须哭」「必须要感到悲痛」「必须要将这事情隐瞒」的讯息。这是很明显的鼓励甚至带有那么一点点强制性。于是我的感受便在自己「天真的」以为和社会「公式化」的赋予之间摆荡，虽然在行为上我不自禁的逐步做出符合社会制式的要求。

至于警察的散漫，总归一句：警察太忙了。这么一点女人的小事，是不会让警察立大功的。在警察奖惩制度下做事过日子的人，这当然不是警察的错，乃是制订这套制度环环相扣的集体父权意识型态所种下的因。（事实上，执行此番意识型态确实付诸实践者又似乎得以免责，真不知道该如何检讨起。）而我的错在于平日对警察的反省全流于仅存脑袋瓜中的形式批判，在紧要关头，我仍自然地仰赖另一种新好男人的拯救（王苹语）；我根本没有身体力行过对于警察的批判，也没有于深层意识中内化己身可能的力量，所以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跟踪反制可以大过于警察的出击缉捕。这种流于形式的批判，也反映在对暴力同情的这事上：尽管平日口口声声说说暴力的不是，任何一种以暴力形式存在的「正当」手段都该受到质疑，然而我的这个质疑却没有在紧要关头立即发酵，反倒是不由自主帮起这个歹徒设想其行使暴力还真是危险。我真是愚蠢的可以！总之，一切脱离实践层次，仅存在于口头上脑袋瓜中的批判，似乎都经不起临场测验的试炼。

而今天，要我再为此事哭泣也真的变成一件难事。这个已是多年前的旧事，再过几个月，都将成为上个世纪布满蛛网的陈年无聊事，到时可能连提起的劲都没有了。等我垂垂老矣，两鬓白发，幽幽地再说起这个故事时，恐怕我能记得的也已不多。既是如此，那一切就由时间做最后的决断吧！我又何苦费心地记下这不堪回首的记忆，还深怕遗漏，记得不全？而在同时又害怕记起关于这一个钟

头的一切，尽其可能捣毁丢弃关于这一个钟头的任何历史物件？

曾经停留过这个房内的物品，尤其是浴室内曾经所用的一切，全部不留。这些物品的存在就犹如这个钟头这个房间的物质性时空的凝止（张小虹语）。然而就在我一面丢弃得以延续这个房内记忆的所有物件的同时，又一面心怀焦急的以文字记载关于这一个钟头的一切以抵挡遗忘。

我矛盾吗？

一点也不。

不愉快的历史物件如何构成？

凡是属于这个房里的物件，房里置放该物件的角落必定与该物件产生彼此互映的相属关系；反过来说如果某物未归回原位，我会感到此物与此时的周遭空间彼此不适甚至碍眼。这个不适来自于物与原来空间关系彼此互映的协调性受到破坏所致，因此即便这些物件脱离了原来的空间而出现在其它空间，这个物件仍旧细说突兀。这个突兀不但指出了当下与之辉映的空间不对，在此同时也不得不再次重现原来属于这个物件的房内角落。

于是尽管我已不再置身于这个房里，然而只要这些物继续得到保存，则这个房里的布局、陈设、影像也将继续得以延伸。尤其房内的每一物件，不但是出自我手摆放，也是我的身体感官从原来的陌生、疏离、无心感受，到逐渐习惯、亲切感倍增，甚且与之融洽欢度了最后一个月时光。假如没有最后一个月深受这个环境的熏陶，这些置放于该房理的物件，纵使留下，对我而言也应当不会发生余像的效果，这些物件必也不够格作为凝止该时空的物质性基础。然而事非如此。就正当我深深喜爱这个为我所一手搭建的空间时，发生了这件事，在我最后一次踏出这个房间时，我回顾，投以最后的一瞥，房内所有物件均遭破坏，既混乱一片，也悉数获得永远的定格。

于是，这事带来了两重伤害。一在于事件本身对空间本身自在自主的立即破坏，二在于原来空间所给我的舒适宁静反代之以冷血肃杀贪婪暴力，而两者全在我一经离开后就再无重新写就的机会。更进一步来说，这些物所凝止的，不单是我细心建立的恬静时光，而还同时象征着这个恬静时光所遭到的破坏，因此倘若有任何一物留下，它将永远具备提醒我这事件对我造成的两重伤害。所以除了书及音响外，全数丢弃。由于书所累积的记忆全在于信念的层次，似无关乎与空间环境的感应，而音响多少也是，虽然它的确是为了这个空间而添置，即便它的外观也的确时常提醒我它原来置放的空间角落，但是它昂贵啊！更重要的是它曾与我共体时艰呢！

总之呢，摧毁象征不愉快历史物件的快感，每每可以为我置换掉悲情、懦弱、坐困愁城的心情，效果不错，那何乐而不为呢？记得第一次失恋时亦复如此。捣毁爱情信物时的「仪式」操演，其象征性宣示意义实在远远超过其它一切。

既已摧毁关于房内的历史物件，又不想此段历史完全亡軼，为什么？

前段的历史物件，其背负的不愉快记忆非我种下，但又偏偏非得我来承受，那我当然将其毁之。而之所以不愿此段历史亡軼，乃在于这段历史确实有异于日常经验的特殊所在，我既已经验，又曾深受「无」意识之戕害与困扰，而其血泪倘不以重新写就，则在时间冲刷下所留存的形貌，将永远以悲怯和惧怕铭刻之。我如沈默以对，努力压抑它的曾经存在，而在此同时也不过是再次提醒自己它的曾经存在。「掩藏它不过是承认它的另外一种表现」（傅柯语）。

如今我用我自己的目光重新阅览并加以描绘，在重新铭刻悲怯及惧怕的同时，似乎也获得了洗涤的功效。这个重新铭刻的悲怯及惧怕，是完全不同于任由时间冲刷后所残留的悲怯及惧怕，而是能够展现我目前置身所在的安全感，以及享有目前解剖重组事件与发现问题细节的特殊快感。事件当下或之后的悲怯及惧怕，完全不及我

目前或将来得以不断改写的力量：前者不但失去延续记忆的物质性基础，也因为时间的过去而将完全丧失俱有目前的定义能力，而我自我的完整，不但能借由文字的保留而得以进行补缀的功夫，也不会因为时间的过去而失去重新定义的能力。我仍享有目前的我以及将来的我，前者已死，而我仍存活。

现在当我念及此事的任何一幕，已不甚惧怕。有画面就有故事，纵使画面与画面的时间连结也不甚清楚，然而随手拈来立即的意义呈显，让我放心不已。就在我书写关于此事的漫长过程中，有一日睡觉醒来我还清楚的感觉到，这个人从原来颇具杀伤力且会活动的狰狞影像，竟已然化为平面，成为固定不动容我观看凝视的对象。我感到十分满意，不再赖床，兴奋如有风的起身继续我的工作。然而这份工作却因拖得太久（每天为了避开家人在我打字兼回忆的时间中出现，能够工作的时机甚短），时至今日这个人俨然已失去我开始书写时的亢奋对待。

想起这个人，我还真觉得无聊，偶尔可恶。过去有心纪录他，是为了固着自己意识边缘及以外的脱序恐惧；现在记录他，则是为了交出这份作业。而迟迟交不出，只因必需顾及书写空间的隐密性。

我这「隐密性的配合」有好大一部份理由是出于社会意欲隐瞒的危险性关怀。当然这个关怀是无庸置疑的，只不过这个结构性的「隐瞒」将势必回过头去助长性暴力的伤害逻辑。独就个人而言，当恐惧逐渐退去以后，还得承受必须是滴水不漏的隐瞒压力，而这个尽其可能完善「隐瞒」的严密性要求，就恰是吻合了诉诸于性暴力者的伤害逻辑：利用「愿意承认性的伤害乃是对女性自尊、人权最为致命的伤害」逻辑，来达成伤害行为得以被隐瞒的目的，达成得以继续拿性的伤害作为牢牢实实构成伤害、恐惧的循环性伎俩。

这是一个出于结构性对性的恐惧所造成的必然逻辑。我们不会将工作职场上的单身条款当作藐视女性生计的最无人权的举措——尽管这很可能关乎着一个家庭的生计问题。然而社会往往不会在此

事上挺身而出，做出捍卫道德的姿态，批判这乃是对女性能力、自尊的最严重伤害——尽管社会对个人能力的衡量常常就在于工作上的表现，然而一旦这个个人牵涉到性，尤其是个女性的时候，这个承载尊容的指标可以马上又换了个标准，说强制性性伤害才是最无人道的行为，强制性剥夺生计权则自动让位。

整个社会都在努力的制造无关于「伤害」本身的性道德评价。我所谓的「伤害」指的是如同遭遇一场意外的打劫一般，纯粹在身体上、心理上的伤害及恐惧。我无意低估这种伤害的恐惧程度，只不过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曾经受到性暴力伤害的人，其最难以平复的伤害不是在于暴力的恐惧本身，而是在于性违常的恐惧本身。这已不单纯是诉诸于性暴力者的问题，而更是整个社会相互支撑这种性暴力得以继续存在的性允诺问题。

如果「将强暴当作是最难得的性高潮」可以发生的话，这绝不是出自于痴人说梦的阿 Q 心态，而是一种得以完全跳脱（旧）社会性框架的自处之道。因为，免于性规范的限制，才得以免于性恐惧的发生，才是得以免于将性当作是一种伤害的致胜筹码，以正视暴力本身，而非那些针对性所发出道德评价。

倘若「将强暴当作是最难得的性高潮」的社会「性意识型态」还未发生，那么至少这可以是个人私自逃脱的难得路径，余下的就只是暴力的恐惧、隐瞒不周的恐惧、……。而将阻绝恐惧的发生指向社会对性的操弄，至少可以让恐惧单纯一些，毕竟，性已经背负了太多的道德担子，其沉重性已远远超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来得及逐一感受的程度。

最后，仅盼这些心得整理，真能对有过相同经验的人及其亲人好友发挥最大的安慰作用。